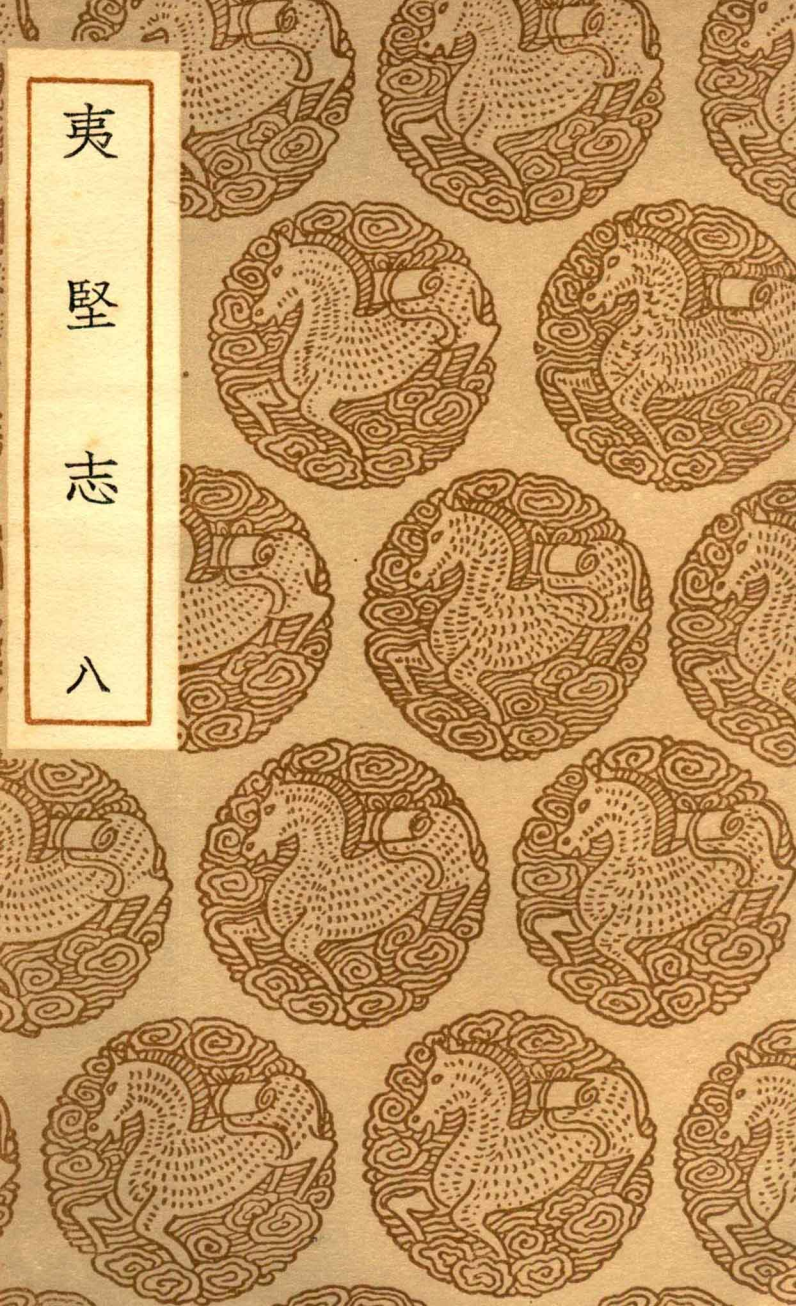


夷  
堅  
志  
八





夷 堅 志

(八)

洪 邁 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夷

堅

志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甲乙丙丁四集  
八冊

撰者

洪

邁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務印書館

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務印書館

館

# 夷堅丁志卷第十一 十四事

## 田道人

田道人者河北人。避亂南度。居京口。每歲三月。茅山鶴會。欲與其徒偕往。必有故而輟。紹興壬午之春。始獲一游。因留連月餘。將歸。足疾驟作。不可行。既止。卽愈。欲行復作。如是者屢矣。意其緣在此山。禱于神。乞爲終焉之計。自爾不復病。夢神告曰。此非汝居也。汝自有庵在山中。其址東向者是。宜亟訪之。固以爲想念所兆。未深信。越數夕。夢如初。猶未決。又念身亦立於此。縱得其基。雖草廬豈易能辦。是夕夢神怒曰。旬日不遷。必死茲地矣。晨興訪同類。且託尋跡之。杳不可得。或曰。吾聞大茅君藏丹之處。名丹沙泓。地勢正東。但知名耳。不識其所在。盍詢之耆老間乎。亦竟莫有知者。旬日之期既迫。皇皇不敢怠。獨徘徊兔徑。忽有村夫。搦其胸。方恐懼。其人乃問曰。汝非尋丹沙泓庵地者乎。我知之。引至崦中。以足頓地曰。此是也。田四顧山林翔抱。正可爲東向居。喜甚。犒以百錢。笑曰。我豈求此者。將安用之。不顧而去。田沿路標誌而反。明日往。芟薙荆棘。以簾條作屋宿焉。中夜大虎來。倚臥于外。曉乃退。甯石下有蛇。微露脊脰。大如柱。皆不傷人。又明日。僦工攜舂。厝平治。於積葉三四尺下。得磐石。嶙峋嵌空。縱廣數尺。若爪所攫擊而穿者。發之。得石蓮華盆。有水浸丹沙一塊。重可二十兩。取而藏之。蓋前日村夫頓足處。是後蛇虎皆不見。疑爲衛丹之鎮云。隆興甲申乙酉歲。近境疾疫起。田以丹末刀圭揉成丸救之。服者皆活。所濟數千人。共以木石錢。

粟爲營一庵於泓中。去玉晨觀不遠。爲人布氣治疾。亦多驗。乾道己丑。藍師稷爲江東提刑。過茅山。親見田說。及分得丹三錢。辛卯歲。以庵與楊和王之孫。奮衣出山。不言所向。

餅中桃花

孟處義去非。知楚州。元夕享客。以通草作梅花。綴桃枝上。插兩銅壺中。末嘗貯水也。中春後。桃枝忽結花。甚盛。數日方落。孟殊以自喜。至秋。乃有閨門之戚。明年而爲淮漕。

豐城孝婦

乾道三年。江西大水。瀕江之民。多就食他處。豐城有農夫。挈母妻并二子。欲往臨川。道間過小溪。夫密告妻曰。方穀貴艱食。吾家五口。難以偕生。我今負二兒先渡。汝可繼來。母已七十。老病無用。徒累人。但置之於此。渠必不能渡水。減得一口。亦幸事。遂絕溪而北。妻慙姑老。不忍弃。掖之以行。陷於淖。俛而取履。有石礙其手。撥去之。乃銀一笏也。婦人大喜。語姑曰。本以貧困故。轉徙他鄉。不謂天幸。賜此。不惟足食。亦可作小生計。便當卻還。何用去。復掖姑登岸。獨過溪。報其夫。至則見兒戲沙上。問其父所在。曰。恰到此。爲黃黑斑牛銜入林矣。遽奔林間訪視。蓋爲虎所食。流血汚地。但餘骨髮存焉。不孝之誅。其速如此。是時藍叔成爲臨川守。寓客黃彪彪父自丰城來。云得之彼溪旁民。財數日事也。右三事皆藍叔成說

李衛公廟

温州城東有唐李衛公廟。州人每精禱祈夢。無不應者。紹興三十二年。郡士木待問蘊之。得漕薦。謁廟扣

得失夢著紫衫獨立於田間。士子數千輩擁一棺馳去。皆回首視蘊之。明旦以語同舍生潘樞。樞解曰。君當魁天下。棺之字從木從官。君得官無疑。數千輩昇之。明皆出君下也。果如其言。時同郡木子正亦夢神告曰。明年本州再出狀元。其姓名曰木槩。子正以爲神報已。必繼王十朋之後。遂更名槩。旣而槩試下。蘊之登科。子正始悟木之身乃十字。移旁兩筆合槩之上爲朋字。其下復一木焉。則十朋之後踵之者姓木而非槩也。

### 天隨子

乾道六年。木蘊之待洪府通判缺。居鄉里。火焚其廬。生事垂罄。作忍貧詩曰。忍貧如忍灸。痛定疾良已。餘子愛一飽。美疹不知死。步兵哭窮途。文公謝五鬼。百世賢哲心。可復真憂喜。誦經作飢面。偉哉天隨子。九原信可作。我合耕甫里。踰年夢一翁。衣冠甚偉。來言曰。若識我乎。我則天隨子也。以君好讀予文。又大書予杞菊賦於壁間。頃作詩用忍飢事。又適契予意。故願就見。爲君一言。予昔有田四頃。歲常足食。惟遇潦則浸沒不得穫。忍飢誦經。蓋此時也。今子有回祿之禍。而窮悴踵之。是水爲我災而火爲子厄也。然予田尚在。獨爲蠅蚋所集。不可耕。無有能爲予驅除者。不免恩子耳。旣寤。殊不曉其言。晨起。偶整比夜所閱書。而笠澤叢書一策。適啟置按上。視之。乃甫里先生傳。前日固未嘗取讀也。篇中有云。先生有田十萬步。吳一畝二百五十步有牛減四十蹄。耕夫百餘指。而田污下。暑雨一晝夜。一與江通色。無別己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飢困。倉無斗升畜積。正與夢中語合。而一田字上有二死蠅粘綴。嗟歎其異。爲拂拭去之。

鄭僑登雲梯

莆田鄭僑惠叔。乾道己丑春。省試中選。未廷對。夢空中一梯。雲氣圍繞。竊自念曰。世所謂雲梯者。茲其是歟。俄身至雲梯側。遂登之。及高層仰望。則有大石蒼然如鏡面。正懼壓已。忽冉冉升騰。立于石上。驚覺自喜。但不曉登石之義。既而爲天下第一。其次曰溫陵石起宗。先是考官用分數編排。石君當居上。臨唱名。始易之云。右三事皆木蘊之說

金溪渡識

泉州南安縣金溪渡。去縣數里。闊百許丈。湍險深浚。不可以爲梁。舊相傳識語云。金溪通人行。狀元方始生。郡人皆欲副其識。姓金者多更名通行。姓方者更名始生。然莫有應者。江給事常。自京師丁母夫人憂。歸泉南。建炎丁未。卜墓地于渡之南岸。工役者日有履險之勞。南安宰事江公謹甚。命暫聯竹筏爲小橋。僅可輕單往來。未幾復爲水所壞。是年實生梁丞相。所謂通人行之語。其應如是。

南安黃龍溪

中州南安縣學前。有溪名黃龍。乾道四年。邑令天台鹿何。趨府歸。過學門。聞路人喧呼。轎卒皆駐足驚顧。怪問之。曰。黃龍溪上龍見。鹿停車熟視。波瀾洶涌中。一物高數丈。嶄然頭角。出沒其間。須臾雷聲大震。煙霧蔽蒙。騰空而上。人多有見其尾者。鹿爲之駭愕。知此地必有嘉祥。因賦詩勉諸生。得句云。雞渡已符當日識。龍溪仍見此時祥。士大夫多屬和。明年大廷策士。縣人石起宗。初爲榜首矣。既而列在第二。龍之爲

靈其非偶然。父老謂頃曾魯公擢第時。溪龍亦見。公廷試第一。以一足微跛。降第二人。兩事甚相類云。右  
事鹿伯可說。予案曾魯公父會乃第二人。而魯公在宋郊榜爲第五。

### 蔡河秀才

鄉人董昌朝在京師。同江東兩秀才。自外學晚出游。方三月。開溝亂石欄道。至坊曲轉街處。其一人迷路相失。兩人者。元未嘗謁宿。假不敢躡尋。遂歸。經日始告于學官。訪之於所失處。無見也。乃移文開封府。府以付賊曹寶鑑。鑑到學詢此士姓名。曰孫行中。字強甫。束帶著帽而出。鑑呼其隸。使以物色究索。衆謂江東士人。多好游蔡河岸妓家。則倣其結束。分往宿。月旦之夕。一隸在某妓館。妓用五更起。赴衙參約。客使待已。妓去。客不復寐。見床內小板度上。烏紗帽存。取視之。金書強甫兩字宛然。客託故出門。遍告儕輩。伏于外。須妓歸。并嫗取縛送府。始自言向夕有孫秀才。獨來買酒款曲。以其衣裘華潔。而舉止生梗。又無伴侶。輒造意殺之。投尸于河。斥賣其物皆盡。只餘此帽。不虞題誌之明白。以速禍敗。冤魄彰露。何所逃死。遂母子同伏誅。昌朝說

### 桂林庫溝

靜江府軍資庫。溝積爲物所窒。水不行。而金帛數失去。蹤跡其原。殊不測。所以來處。主藏吏迭以倍償爲苦。庫官白府帥。撤而修之。當溝之中道。有兩尸。以首相值。仰臥其間。旣槁矣。旁有束絹存。亦斷壞不可拾。其後聞他偷兒言。向來每穿窬。皆由溝外以入。竇甚窄。僅能容身。必以頭先之。而足作勢。乃可進。此蓋一

人出未竟。別一人不知而入之。邂逅相遇。進退皆不可。故卒於死云。時外舅張公爲帥。

王從事妻

紹興初。四方盜寇未定。汴人王從事。挈妻妾來臨安調官。止抱劍營邸中。顧左右皆娼家。不爲便。乃出外僦民居。歸語妻曰。我已得某巷某家。甚寬潔。明當先護籠篋行。卻倚轎取汝。明日遂行。移時而轎至。妻亦往。久之。王復回舊邸訪覓。邸翁曰。君去不數刻。遣車來。君夫人登時去。妾隨之矣。得非失路耶。王驚痛而反。竟失妻不復可尋。後五年。爲衢州教授。赴西安宰宴集。羞黷甚美。坐客皆大嚼。王食一嚮。停箸悲涕。宰問故。曰。憶亡妻在時。最能饌此。每治鼈裙。去黑皮必盡。切嚮必方正。今一何似也。所以泣。因具言始末。宰亦悵然。託更衣入宅。既出。卽罷酒。曰。一人向隅而泣。滿堂爲之不樂。教授旣爾。吾曹何心樂飲哉。客皆去。宰揖王入堂上。喚一婦人出。乃其妻也。相顧大慟。欲絕。蓋昔年將徙舍之夕。姦人竊聞之。遂詐輿至女僧家。而貨於宰。得錢三十萬。宰以爲側室。尋常初不使治庖廚。是日偶然耳。便呼車送諸王氏。王拜而謝。願盡償元直。宰曰。以同官妻爲妾。不能審詳。其過大矣。幸無男女于此。尙敢言錢乎。卒歸之。予頃聞錢塘俞倅話此。能道其姓名鄉里。今皆忘之。如西安宰之賢。不傳於世。尤可惜也。

沈仲墜崖

予叔父家養羊數百頭。放諸山上。多爲狼所食。嘗遣表姪沈仲迹尋之。值夜未畢事。方獨行。忽逢家所使劉行者在前。戲呼其姓名。仲雖怒。而暗中喜得侶。卽相應答。劉曰。此路甚險惡。宜隨我來。乃踵以前。才數

十步遂墜落崖中。臂幾折。忍痛大叫。屠牛者居山下。識其聲。急張燈攜梯掖之。以上扶還家。左臂穿穴透骨。猶能道所見。而劉行蓋未嘗出。始知鬼也。

### 沈緯甫

沈緯甫。温州瑞安人。久游太學。不成名。罷歸鄉里。頗以交結邑官。願貲謝爲業。然遇科詔下。亦赴試。每不利。必仰而詬人曰。緯甫潦倒無成。爲鄉曲笑。五內分裂。天亦知我乎。乾道六年。邑尉黃君遭民訟。使者遣官按究。得實矣。尉甚恐。載酒食訪沈。日夜謀所以脫免計。一日挾兩妓。擎舟邀沈泛湖。將近其所居。使妓捧杯夾之。曰。可唱平地一聲雷之詞。爲沈學士壽。沈謝曰。得如此。五內不分裂矣。卽跪受之。飲未醕。雲霧斗合。風雨驟至。舟力挽不可前。時二月八日。雷始發聲。俄有霹靂震沈氏之堂。一柱飛揚如屑。屋脊穿透。無全瓦。寢室文書盡焚。帷帳碎折。屏榻若受萬斧。而四隅略無纖隙。莫知雷所自來。明日。邑人相率焚香告語曰。惡事不可爲。沈氏之雷。其得不監。彼好言五內分裂。斯其應乎。堂門有天篆數行。外人莫得見。黃尉驚悸得心疾。兩月小愈。出詣沈。沈猶舉手加額曰。先生所謂一聲雷也。了不省悟。黃後三年亦亡。

陳處  
俊說

瑞安  
主簿

### 霍將軍

吳興士子六人。入京師。赴省試。共買紗一百匹。一僕負之。晚行汴堤上。逢鯨卒蓬首鰲面。賀賀然出於榛中。見衆至。有喜色。左顧而嘯。俄數人相繼出。挾槊持刀。氣貌兇悍。皆知其賊也。雖懼而不可脫。同行霍秀

才者、長大勇健、能角觝技擊、鄉里目爲霍將軍、與諸人約勿走、使列立于後、獨操所策短棒、奮而前、羣賊輕笑、視如几上肉、霍連奮擊、輒中其膝、皆迎杖仆地、不能興、然後得去、前行十餘里、過巡檢營、入告之、巡檢大喜曰、此輩出沒近地、殺人至多、官立賞名捕、不可獲、何意一旦成擒、邀諸客小駐、自率衆馳而東、儼然在地、宛轉反側、凡七八輩、盡執縛以歸、護送府而厚謝客、五士謂霍非與君偕來、已落賊手矣、霍曰、吾若獨行、亦必不免、諸君雖不施力、然立衛吾後、無反顧憂、此所以能勝也、

嚴惠朝說

# 夷堅丁志卷第十二十六事

## 龔不顯

上饒龔不顯。紹興十七年。得鄉貢。明年省試後。夢入大官局。立廷下。與其徒數百人。皆著白袍。居西邊。王者坐于上。吏一一呼名。訖。引居東。其宗人滂亦預選。不顯隨呼且東矣。判官趨升殿。有所白。旋下。入東廊。抱文書巨沓而上。揭以示王。王繙閱移時。連頷首。判官復下。卻挽使西。慍而寤。惘然不樂。是年下第。滂獨登科。不顯知夢已驗。但不曉坐何事。嬰罰。自是無進取意。蹭蹬恰一紀。用免舉到省。乃獲正奏名。既廷試。喜曰。事畢矣。尙以唱名係念。又夢適曠野。徘徊竚立。望神人冉冉由雲端下。顧己曰。汝欲見及第勅乎。出袖中小軸。展示之。乃黃牒也。其前大書龔不顯三字。又細書曰。爲不合爭論昏姻事。展十二年。驚起。具語所親曰。不善事不可爲。頃時鄉里有失行婦人。與惡子通者。吾之甥聞而訐之。惡子懼。與婦人約。急納幣。結昏。吾甥亦強委禽焉。惡子不能平。訟於官。甥謁吾求援。吾與爲道地。竟得妻。一時良以爲得策。不謂陰譴分明。乃如是。悔之何及也。不顯爲餘干尉。竟不達而卒。

## 遜長老

李似之侍郎。彌遜爲臨川守。以父少師公忌日。往疎山設僧供。與長老行滿共飯。滿年八十餘矣。飯且竟。熟睨李曰。公乃遜老乎。李不應。左右皆愕。俄又曰。此老僧同門兄也。名上下二字。皆與公同。自聞公出守。

固已疑之。今日察公言笑動作精采容貌。了不見少異。公其後身。復何疑。李扣其以何年終。則元祐戊辰。正李初生之歲也。李亦感異。還家揭燕寢。曰小雲堂。而賦詩曰。老子何因一念差。肯將簪紱換袈裟。同參尚有滿兄在。異世猶將遜老誇。結習未忘能作舞。因緣那得見拈花。卻修淨業尋來路。澹泊如今居士家。李初命名時。固得於夢兆。甲志載之矣。

王寓判玉堂

九江人王寓。政和間。爲洪州進賢主簿。將受代。〔原闕一葉〕□□□子春語之曰。是爲爛緣血風。我一藥可治此。名曰二百味草花膏。病者驚曰。用藥品如是。世上方書所未有。豈易遽辦。君直相戲耳。趙曰。我適有見藥。當以與君。明日攜一錢匕至。堅凝成膏。使以匙抄少許入口。一日淚止。二日腫消。三日痛定。豁然而愈。乃往謁趙致謝。且扣其名物。笑曰。只是用一羯羊膽。去其油脂。而滿填好蜜拌勻。勻之候乾。則入鉢研細爲膏。以蜂採百花。羊食百草。故隱其名以眩人云。或云亦有它方證載云。

汀民呪詛獄

汀州民聶氏。與某氏爲詛。久之兩家數十口相繼死。唯聶氏子慶獨存。從長老法海。住南巖寺。三年。海遷天甯。慶與之俱。中途遇瘴疾。死而復甦。語海曰。似夢中見五人來。相逮甚遽。云追汝久矣。汝在南巖。吾不敢進。今須汝往圓案也。驅逐疾行。慶皇懼。念佛乞哀救。至麻潭渡。遇白衣畧主于道。五人俯伏屏息。畧主告之曰。不必慶。送死者唯此木耳。汝爲我子。何忍見奪耶。翟珪遣軍校張有部役夫方欲遣挽木。從山自

滾下其末斷折丈許見者異焉。四月初溫在田蒔稻忽大風雨作雷擊仆于地其身由鼻準中分右畔如火所熱煙色鬱鬱然左畔半體仍舊而不死。今母子皆存。翟珪說

### 陳十四父子

贛州興國縣村民陳十四事母極不孝嘗因鄰人忿爭密與妻謀牽其母使出鬪母久病瞽且老不能堪猝拽顛仆至於死遂告于縣誣云爲鄰所毆殺里巷及其妹共證爲不然縣執陳繫獄未及正刑而斃時乾道六年也後三年陳妻度溪視女遭震雷擊死於水中厥子聞之奔至溪旁采長藤入水纏母尸挽而上之岸上人勸以身負不肯聽雷復震一聲亦擊死其家遂絕。知縣穆准說

### 西津亭詞

葉少蘊左丞初登第調潤州丹徒尉郡守器重之俾檢察征稅之出入務亭在西津上葉嘗以休日往與監官並欄干立望江中有采舫僚亭而南滿載皆婦女嬉笑自若謂爲貴富家人方趨避之舫已泊岸十許輩絃服而登徑詣亭上問小史曰葉學士安在幸爲入白葉不得已出見之皆再拜致詞曰學士僑聲滿江表妾輩乃眞州妓也常願一侍尊俎愜平生心而身隸樂籍儀真過客如雲無時不開宴望頃刻之適不可得今日太守私忌郡官皆不會集故相約絕江此來殆天與其幸也葉慰謝命之坐同官謀取酒與飲則又起言不度鄙賤輒草具殺醢自隨敢以一杯爲公壽願得公妙語持歸夸示淮人爲無窮光榮志願足矣顧從奴挈榼而上饌品皆精潔迭起歌舞酒數行其魁捧花牋以請葉命筆立成不加點竄卽

今所傳賀新郎詞也。其詞曰：睡起聞鶯語，點蒼苔、簾櫳晝掩，亂紅無數。吹盡殘花無人見，唯有垂楊自舞。漸暖靄、初回輕暑。寶扇重尋明月影，暗塵侵、尚有乘鸞女。驚舊恨，鎮如許。江南夢斷橫江渚，浪黏天、蒲陶漲綠。半空煙雨，無限樓前滄波意。誰采蘋花寄取。但悵望、蘭舟容與。萬里雲帆何時到，送孤鴻、目斷千山阻。重爲我，唱金縷。卒章蓋紀實也。此詞膾炙人口，配坡公乳燕華屋之作，而葉公自以爲非其絕唱，人亦罕知其事云。葉晦叔說

吉攜之妻

岳州平江令吉攜之，唐州湖陽人。初娶王氏，樞密倫女第也。旣亡，復娶同郡張氏，居于長沙。張氏生女數日，得危疾，醫不能治。其母深憂之，邀巫媼測視。云：王氏立於前，作祟甚劇，命設位禱解，許以醺懣，不肯去。巫語攜之曰：必得長官効人間夫婦決絕，寫離書與之，乃可脫。攜之不忍從。張日加困篤，不得已灑淚握筆，書以授巫。卽雜紙錢焚付之。巫曰：婦人執書展讀竟，慟哭而出矣。張果愈。生人休死妻，古未聞也。張與予室爲同堂姊妹，今尙存。

胡生妻

尉氏縣富家子胡生，再娶張氏女，頗姊。胡嬖一尼，畜于外甚久。張知之，呼其夫歸，責怒摔挽，至欲以爐灰眯其目。胡脫手走，曰：甯痛箠我，此豈得然。張益怒，自投于廷，展轉咆擲。時有娠，越八月矣。困劇，間在地昏睡。夢胡之前妻來，曰：彼乃我夫。汝安得輒據吾今殺汝兒。卽舉拳築其腹，悸而寤。始道所見，扶痛入室，已

不可堪。所居去縣四十里。亟呼乳醫。醫未至。胞墮地而死。

### 謝眼妖術

謝眼者。贛州甯都人。一目眇而有妖術。嘗與客坐村店。遙望數婦人。著新衣出游戲。謂客曰。彼方荏服。吾必使之跳行。袖手良久。諸人果裴回窘撓。皆脫履襪。牽衣而過。既至前。問其故。曰。沮洳被徑。殊爲妨人。謝笑命反顧。則坦途自若也。一小兒負餅餌兩畚。隨其母歸外家。謝就求之。兒不可。即取青竹篾一條。密竄後畚。兒覺擔頗重。行稍遲。母屢待之。俄而偏重不能舉。怪而發覈。但見小青蛇滿其中。大懼悉弃之。又有民挈豬頭以過者。謝曰。吾能得此以侑觴。默誦呪數十言。民行至山下。訝血臭視之。已變爲人首矣。怖而走。謝徐取以歸。與客煮食。每入酒家飲。無敢不致敬。或待遇小不愜。則拋擲葦杖而出。便有蛇出地上。酒徒皆避席。由是鄉里畏事之。後年老病悴以死。其後亦絕。

陳熙說

### 薛士隆

薛士隆。季宣家。既遭九聖之異。其後稱神物降其居者。尙連年不絕。乾道癸巳歲。自吳興守解印歸永嘉。得痔疾。爲庸醫以毒藥攻之。遂熏烝至斃。死之數日。其子云。病中聞若有誦禪氏所謂偈者。其語云。議著。卽差。擬著。卽錯。挑起杖頭。將錯就錯。魚鳥飛沉。各由至樂。要知樂處。無夢無覺。吁亦異矣。士隆學無所不通。見地尤高明。淵粹剛正而有識。方向用於時。年財四十而至此極。善類咸嗟惜焉。官止通直郎。待常州闕。不及赴。

洞庭走沙

謝巽與權乾道七年十一月自澧州守受代與其孥陸行抵巴陵舍于岳陽樓凡輜重之屬悉實兩大舟又空一舟規以自載涉重湖後三日乃至岳是日岳守王習爲具招之宴郡齋舟方西來司法呂棐官舍在樓側當冬至節假乘間率妻妾登坡上縱目遙望湖心有黑物甚長乍出乍沒尾三舟而下初以爲龍土人曰是名走沙江湖中雖有之而不常見也良久抵岸謝亦還遂乘舟去呂復觀焉黑物隨之如初旣行三十里至九龍浦欲赴道人磯宿泊沙忽猛漲成圍漸東及舡半篙師大恐入白謝請急出避遽呼家人由沙上跳登岸少頃一巨龍升舟其身長闊丈餘以首并足盡力壓舟頂重載者皆平沉入水獨所乘輕者無恙其生生之具并衾幃裘褐盡沒暮寒方厲遣信假衣衾於王守王令道人磯巡檢募兵卒善沒者下拯之水深不可測檣竿高數丈猶不見表知無可奈何乃止一家亦僅脫死危矣哉

呂棐說

淮陰人

紹興三十一年浦城葉榮良貴爲淮陰邑令士人有死三日而活者云被追入冥至官府追者引從東廂過見儀仗列屋皆萬乘所用異之不敢問旣立廷下主者曰汝未合死宜亟還遂由西廂出所見如初方扣其人此何用答曰府君將迎新天子故排比乘輿法物耳及門而寤他日以告葉葉戒使勿敢言明年皇上登極乃印其事

淮陰民女